

## 說愁：論愁的詞境與美感

孫康宜\*

說到愁，人們總是奉辛棄疾的〈醜奴兒〉為至理名言：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然而最近在「識盡愁滋味」後，我發現自己卻完全解構了辛棄疾的「少年」與「老年」的對立關係——我發現自己在給學生講課時，凡是遇到「愁滋味」的解讀時，不但沒有「欲說還休」反而更加熱切地詮釋，企圖把那種感情的形形色色當成人生畫布上的色彩來分析。

我認為詞裏有兩種「境界」最能捕捉愁的諸多面貌：一種是令人難以自拔的「哀愁」，一種是令人惆悵的「閒愁」。前者是詞人以赤子之心的情懷，在遭遇大苦大難之後，把人間哀愁的極致以無限痴情的態度，所表達出來的一種「全情」之傾注。後者則是詞人在感嘆人世無常的悲哀之餘，以一種言情體物的態度，把「不幸」視為客觀的玩味，並以一種理性的思索及觀察所表達出來的美感敘寫。

在傳統的詞中，最善於表達「哀愁」的詞人莫過於李後主。他在身歷國破家亡之痛後，以一種深情而直覺的感傷，在詞裏寫盡了人類所共有的斷傷及苦難，使詞敘寫出前所未有的哀感——無怪乎王國維要說：「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最痛苦的人生遭遇莫過於在中年遭難，而內心又無法自拔地「哀而怨」。人生旅途走到半路，突被命運的浪潮擊毀，自己又無法變感情為理智，於是日夜被哀傷煎熬，獨自吞飲斷傷的苦楚。正是「往事只堪哀，

---

\* 耶魯大學東亞系主任。

對景難排」，「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另一方面，詞裏的「閒愁」還更能捕捉中國文人特有的抒情觀。所謂「閒愁」就是對人生瞬息性的感傷，也是對過去歡樂的一種貪戀及嚮往，表現在詞裏就是一種「舊地重遊」的詞人心態。在周邦彥的〈瑞龍吟〉裏，我們可以看到詞人如何用一次個人的經驗詮釋了這種無可奈何的普遍生命經驗：

章臺路，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歸來舊處。  
黯凝佇，因念箇人癡小，乍窺門戶。侵晨淺約宮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  
前度劉郎重到，訪鄰尋里，同時歌舞，唯有舊家秋娘，聲價如故。  
吟牋賦筆，猶記燕臺句。知誰伴、名園露飲，東城閒步？事與孤鴻去。探春  
盡是，傷離意緒。官柳低金縷。歸騎晚、纖纖池塘飛雨。斷腸院落，一簾風絮。

這首詞寫的是典型的「舊地重遊」的惆悵：詞人重新來到章台大街，看到又是桃花梅萼初放的時節，不由得回憶起過去那段美如神仙的愛情經歷。但如今一切已如夢境般地消逝，美麗多情的「她」已經離去，只剩下一個當年與「她」同時歌舞的姊妹仍然走紅。過去詞人曾在此吟詩作賦，如今詩句仍歷歷如繪，但一切已是物是人非，了無蹤跡，只見「斷腸院落，一簾風絮」。真是若有所失，令人傷感。

這種對人世無常的感傷本是人之常情，誰會沒「舊地重遊」的經驗？因此這種所謂「閒愁」構成了宋詞的主要內容。我們發現詞人不論有多麼不同的遭遇，他們對人生的悵惋卻是一致的，因此當吳文英重遊西湖時，他就無限傷感地嘆道：「別後訪六橋無信，事往花委，瘞玉埋香，幾番風雨？」（〈鶯啼序〉）。當張炎偶然來到舊居時，他就想起十年前曾經與一位女郎在此分手的情景：「十年前事，愁千折，心情頓別。露粉風香誰為主？都成消歇」（〈長亭怨〉）。歸根究底，生命的本質是悲劇性的，尤其是無情的離別所帶給人們的創傷與遺恨，使人在與情人離別之際，無可避免地一味惆悵。難怪吳文英要說：「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李清照也說：「一種相思，兩處閒愁。」就因為過去的經驗太令人心迷神醉，這種愁才更加苦澀而難耐。如英國浪漫詩人濟慈(John Keats)在其〈憂鬱之歌〉(“Ode on Melancholy”)中所說：「憂鬱總是與美麗之事物同在——那種注定要消逝的美麗中 (She dwells with Beauty—Beauty that must die) 。

然而中國詩詞的魅力就在於詩人對哀愁本身的「品味」——哀愁既是痛苦的，也是美麗的。整個中國詩詞的精神，幾乎全都表現在這種感傷的美感中——詩人一方面慨嘆人世無常的空虛感，一方面又把品味之餘的苦澀轉化為美麗的詩歌，就因為人生是瞬息性的（ephemeral），每一刻的生命經驗才可能有永恆之價值；唯其是暫時的，每一段舊夢才是不可重覆而獨一無二的。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種詩歌像中國傳統詩詞一樣徹底地捕捉了這種回憶的美感。原來對傳統中國文人來說，「作詩就是重溫舊夢，它補償現實中存在的缺憾」，<sup>①</sup>這也就是當代詩人席慕蓉在其〈詩的價值〉一詩中所謂的「美麗的價值」：

我如金匠，日夜捶擊敲打  
只為把痛苦延展成  
薄如蟬翼的金飾  
不知道這樣努力地  
把憂傷的來源轉化成  
光澤細柔的詞句  
是不是 也有一種  
美麗的價值<sup>②</sup>

總之，從宋代詞人到今日的席慕蓉，我們發現詩歌便是美化憂愁的一種文學。在每一首詩詞中，我們看到了人間的痛苦與美麗，體驗到人生的短暫與永恆。

<sup>①</sup> 見康正果：《風騷與艷情》（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217。

<sup>②</sup> 見席慕蓉：《河流之歌：席慕蓉詩作自選集》（台北：台灣華東出版社，1992）。